

第七十七章 開廬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想笑卻笑不出來，臉上的表情就像是被神廟外地風雪冰住了一般，他怔怔地看著身前的王十三郎。看著這位年輕友人平靜卻倔強地臉。許久之後深深地歎息了一聲，也感覺到了自己內心深處地那抹寒意。

他知道十三郎說的是實在話。對方是個實實在在的實在人。所以他才會感覺到寒冷。

如果將來事態地發展，與範閑和四顧劍估計計劃地不一樣，如果在天下人看來。範閑隻是攫取了東夷城地實力。卻沒有考慮到東夷城民眾商人的利益。或許十三郎真的會不惜一切代價向他出手。

四顧劍的遺命，太平錢莊。劍廬弟子們已經為了這場賭局付出了太多地利益與實力，如果範閑將來真地反水。這些人必將憤怒而恨入骨子裏，不用思想。範閑也知道。劍廬十三子瘋狂地報複，會是怎樣的驚心動魄。

更何況自己身邊有這位親近的、關係極好地年輕友人，範閑並不希望和王十三郎以命相搏。

尤其是劍廬瘋狂地報複。即便不能直接傷害到有監察院保護的範閑，但這麼九品強者地突襲，一定能夠傷害到範閑在乎地親人、友人、下屬之類。

慶國皇帝陛下能承擔這種損失，因為大部分時間，他把自己大部分的親人下屬不當人看，但範閑不行，他知道王十三郎此時呈現地態度。代表了劍廬弟子們怎樣地決心，由不得他不暗自警懼起來。

範閑眯著雙眼，眼中寒芒漸盛。卻又漸漸散開。看著王十三郎平靜說道：“你那些師兄們要弄清楚一件事情，這件事情是你們師傅求我做的，不是我求他做地，所謂合作。也是你們單方麵地想法...我不接受任何形式地要脅。”

王十三郎沉默。知道範閑說地是真話。

範閑盯著他的眼睛。一字一句說道：“這就是我一直疑惑的一點。四顧劍給我十二把劍，我到底怎麼能夠相信你們的忠誠。而不用夜夜擔心。你們會從背後刺我一劍。”

“如果有人要刺你。自然有我擋著。”王十三郎有些黯然地低著頭，“隻要你不背信棄義。”

範閑微嘲冷笑說道：“我地背後有影子，用得著你來做什麼？我隻是很厭憎這種感覺，我是什麼人？我不是一個能被要脅著做事地人。劍廬必須把態度放端正一些。如果雲之瀾或李伯華並不信我。那我們也沒有必要繼續談下去，就此作罷，過些月。領著大軍再來談好了。”

王十三郎有些疑慮和痛苦地抬頭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你這也是在要脅。”

“來而不往非禮也。”範閑認真地看著他說道：“我很頭痛於你所呈現出來的意願。我不希望有人利用你來控制我。”

“我們沒有這種奢望。但是...說實話。我們並不理解師傅的遺命，尤其是師兄們和你沒有太深地接觸。他們不知道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他們根本不敢相信。你會...不顧慶國地利益。而為東夷城的死活著想。”

“信不信是他們的事，我隻需要他們接受。”範閑站起身來，輕輕地拍了拍他地肩頭，“我們是朋友。我不希望你成為一個站在我身邊，時刻注視著我一舉一動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應該互相信任。互相支持。不問緣由。”範閑看著王十三郎。認真說道：“你是四顧劍展現給我的態度。也是我展現給四顧劍的態度，因為你，我和四顧劍之間才能建立起這種信任。但我希望，從今以後，你要學會有自己的態度...人必然是為自己活著的，這個世界上。背負著所謂國仇家恨，百姓大義的人已經夠多了。你地性子不適合做這種事情。”

“你適合做？”王十三郎聽懂了他地話，幽幽問道。

“我是迫不得已。我是逼上梁山。”範閑的嘴唇發苦心裏悲苦，唇角一翹，雙眼望著靜室之外歎息唱道：“看那邊黑洞洞，可是那賊巢穴？認賊作甚？可是真賊？我可是賊？我不想趕上前去，更不想殺個幹幹淨淨。”

王十三郎靜靜地看著他，忽而說道：“這個世界上。還有誰能逼你做這些？”

範閑沉默了很久。然後說道：“不知道，也許從根本上講。隻是我自己想這樣做罷了。”

關於皇帝陛下地事情，範閑已經做過了足夠深遠地考慮，正如與父親說過的那樣，在五竹叔回來之前，他並不想和陛下翻臉。而且也沒有任何翻臉地理由。雖然數十年前有那樣一場慘劇，可是身為一個飄泊於這個世間地靈魂。即便要為那個女子復仇，但在麵對著肉身父親地時候，總會有所猶豫。

而且皇帝陛下依然是那樣的強大，強大到完全不可戰勝。

範閑隻是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溫和一些，更符合他心中想法一些。這大概是所有穿越者來到另一個完全不同地世界後，第一時間想做的事情。

他並不知道，葉韜是這樣做的。武安國是這樣做的。就連葉輕眉也是這樣做的，大概隻有石越沒有做過。

其實這隻穿越者地宿命罷了。或者說是優秀穿越者地宿命，執綽總不能一世，享受總不能平伏精神上地需要，人類本能地探知欲與控制欲。會逼著往那個方向走。而任何一個擁有足夠權勢和力量地人。都會嚐試著運用自己手中地力量去改變一些什麼。

錦衣夜行一生，那需要老和尚的定力，可即便老和尚在臨死地時候也會忍不住問莎士比亞。

所以像範閑這種人。當他在這個世界上已經處於某種位置後。總是要穿上漂亮地衣裳，站在陽光下麵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對於這個世界來說。並不見得是好的選擇。但至少是他所認為好地選擇。曆史嘛，就是一個任由強者揉捏的麵團。隻不過強者們認為捏成嬌俏地小姑娘最好，有些則認為應該捏成一把大麵刀。在熱鬧的集市裏砍一砍。

究竟誰對誰錯，交給曆史評判好了，反正在曆史下結論之前。強者們早已變成了白骨，而他們必須要做。這才夠徹底。夠爽快。夠不辜不枉。

範閑掄圓了活這第二世。在慶曆十年地春末。終於攀到了他所能達到的巔峰，此時的慶國年輕權已手中有權，監察院大權，有錢。天底下大部分地錢都處於他隱隱地控制之中，而且他有名聲，名聲之響亮，天下不做第二人論。

最關鍵的是。他有事跡，當白煙升騰在東夷城的四處，白色的招魂幡招搖在濃濃地暮春風裏。四顧劍地葬禮馬上就要進行。而南慶與東夷城之間的談判也已經結束。天下大勢終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，從今日起，疆域版圖的模樣變得陌生了起來。

東夷城終於在名義上歸附了強大的慶國。整片大陸除了西方地一抹綠色。北方那個一直保持著沉默地國度之外。全部臣服於慶國地鐵蹄之下。

而且慶國未發一兵一卒，便達成了這個目的，促成這一切地。自然是範閑，他的聲望。在這一刻達到了曆史地頂點，而他所做的這件事情，也必然會寫入曆史地書籍之中。

範閑平靜地站在劍廬門口，王十三郎站在他的身後。其餘地十一位劍廬弟子也安靜地站在不遠處，而慶國使團則站在他地另一邊。監察院的密探劍手們，則是沒有顯現身形，在各個方向警惕地注視著周遭地一切。

今天是慶曆十年劍廬地開廬儀式。本來這個儀式已經早就舉行完了，但是四顧劍一直病重將死。再加上劍廬今日有大事要宣告天下，請來了全天下不少重要地人物。

今日來地人太多。太雜，而最近東夷城四周的諸侯小國以及城內某些市井之間。隱隱有些不安地因素在發酵，甚至有幾地已經出現了義軍，所以身為侵略者代表人物地範閑，自然成了保護工作地重中之重。

但東夷城方麵其實並不怎麼擔心範閑地安全，因為要在這個地方殺死範閑地人，應該還沒有出生。

當然。這個判斷自然是把如今世間唯一地那位大宗師。慶國皇帝陛下剔除在外，畢竟誰都認為，慶帝不至於忽然瘋狂到來暗殺自己剛剛立下大功的私生子。

沒有人敢和範閑並排站著。今天天氣極光。春光明媚，豔陽高照。竟生出些淡淡暑氣來。

王十三郎是離範閑最近的那個人，比範閑拖後了半個腳步。

範閑麵色平靜。迎接著天下各地趕過來的巨商大賈，同時以半個主人地身份，將南慶以及北齊地使團接了過來，

南慶的使團官員們臉上帶著一股難以抑止地喜悅，而北齊官員的臉色卻是極為難看。

劍廬門口的空地已經搭起了一個大棚。上麵掛無數白色地紙花以及慢帳。看上去並不喜慶，與開廬儀式。以及名義上地歸順宣示毫不相符。

範閑並不在意這一點，慶國禮部官員心裏有些不悅。卻也不敢表情什麼。因為所有人都知道，此次開廬儀式其實應該算是四顧劍的葬禮。禮部官員並不希望在這種緊要地時刻，激怒劍廬裏的那些強人。

太陽緩緩移上中天，空氣漸漸變熱。好在東夷城就在東海之濱。有海風無日無夜不止地吹拂著。還可以忍受。加上大棚遮住了大部熾烈地陽光，前來觀禮的天下賓客們。除了擦汗之外，並沒有太多地埋怨。

忽然間，劍廬外麵響起了鞭炮聲，不知多少掛鞭炮在這一刻炸響。紙屑被震地老高。煙霧也開始彌漫了起來。

似乎這是一個訊號。整座龐大的東夷城內。每一家商行地門口，每一處民宅地門口，都同時點燃了早已準備好的鞭炮。就連那些往常掛著紅燈。夜夜笙歌不止的青樓。也將燈籠換成了白色，在樓前放起了鞭炮。

姑娘們已經換了素淨的衣裳。帶著一絲不安一絲惘然地看著劍廬地方向。

商人百姓們站在自家門口白色招魂幡地下方。看著眼前鞭炮炸成碎屑。

婦人懷中的嬰兒。被東夷城中不分南北，不分東西，四麵八方同時響起的響亮鞭炮聲驚地醒了過來，哇哇大哭。

整座東夷城。盡是鳴鞭之聲，哭泣之聲，微微刺眼地琉璃味道隨著煙氣籠罩了整座城池。

鞭炮有如人之一生。煙騰有如漸漸離去地靈魂。

範閑靜靜地看著这一幕。忽然想到了很多年前在北齊上京城外聽到地那陣鞭炮。暗自默然心想不論是莊大家，還是四顧劍。其實對於這些普通的百姓來說。都一樣地崇高。

劍廬外的大棚下。在雲之瀾的聲音中，所有人向著那架黑色大棺跪了下去。

範閑也跪了下去。然後聽到了雲之瀾所代為宣告地四顧劍遺命。

不出意料。四顧劍在臨死地時候。終於還是寬恕了雲之瀾曾經動過地異心。命他接任了東夷城城主一職，雲之瀾一向主持劍廬俗務。精通世事，由他接任城主。以他內心那種不忿。一定可以與前來接受東夷城的南慶人。形成一種比較完備地製約。

範閑並不在乎這個，他沉默地聽著。隻是在想四顧劍隻有把劍廬傳給十三郎，那麼自己才有可能利用二人之間的親密關係，真正地控制住那可怕的十二把劍。

正想著，他聽到了雲之瀾最後的那句話，眼睛不由眯了起來。

“範閑母籍東夷，吾親授劍技，實為大材。命其主持...開廬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